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馬琳、于珈琳 報道）親愛的朋友，當我們走在大街上、公園裡，走過每一天安寧的生活，常常會忽略我們有幸處在一個和平的年代，以為幸福就是人生的本來面目。其實，和平只是歷史長河的一瞬。正因如此，才有了日曆上一個個滴血的紀念日，像警鐘一樣提醒我們，像藥劑一樣治療我們的健忘症。抗美援朝60周年紀念日就是這樣一副藥劑。老兵尹吉先說：「我參戰是為了人民，現在也只希望人民能記住這段歷史」。所以，當我們歡歌和平的時候，請記住他樸實的話語；當我們享受幸福的時候，請記住仰望那座用熱血鑄就的豐碑。



紀念抗美援朝勝利60周年

(三之三)



老戰士只是希望被記住



2010年10月22日，志願軍老兵返回遼寧丹東，重走中朝友誼橋，追憶當年烽火歲月。資料圖片

62年前，年僅15歲的曹家麟響應保家衛國的號召，離開家鄉、離開親人，奔赴抗美援朝的戰場；62年後，本應安享晚年的他，卻依然奔走在中國與朝鮮之間，只為喚起社會更多人對這次戰爭的關注與認可。他說，「對一位老兵來說，對他曾走過的那段歷史的最大認可，才是對他個人最大的榮譽。」

「戰爭被強加到中國人頭上」

曹家麟說，這些年社會上對抗美援朝的質疑聲不少，這讓他很是困惑。為此，退休後的這十幾年裡，他一直在搜集各種有關資料，並學習重新審視這段歷史。他認為，社會上對抗美援朝的爭

論，歸根結底還是對這段歷史的不了解。當美國人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的時候，討論戰爭該不該打，已經沒有意義。「因為戰爭已經被強加到了中國人的頭上。」

「這是一場為新中國贏得了60年寶貴和平發展期的戰爭，曹家麟說，在國初期那樣一個一窮二白的困難時期，在中美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，中國依然把美國趕回了「三八線」，樹立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軍威和國威。他希望，年輕一代能夠學會緬懷這段歷史。

老兵境況 城鄉有別

對於老兵待遇問題，曹家麟告訴記者，隨着國家積累的不斷增加，老兵們的優撫標準實際上在不斷提高。「這點我切身體會。作為一名八級傷殘軍人，最初我一年的優撫金只有24元，現在已經達到5,000元以上了。」

不過，老兵們的境況存在地區與城鄉之間的差距。農村的老兵並不像城市，有退休金可以拿。在失去勞動力後，他們大多缺乏經濟來源，僅靠400至500元的優撫金艱難度日。

曹家麟認為，從那場戰爭中倖存下來的老兵們，如今都已到暮年，很多喪失了勞動能力和獨立生活的能力。對於這些老兵，國家應該給予更多關照，比如給予一些醫療優惠政策，有針對性的為困難老兵解決一些問題，讓他們的生活不那麼艱難。

根據抗美援朝紀念館201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，在近百萬的志願軍中，烈士人數為183,108人，而帶着他們勝利夢想凱旋回國的志願軍老兵，如今卻難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統計數字。據記者了解，目前老志願軍最多的地區是在四川、浙江、南京一帶，而僅僅在四川的一個縣城裡，老志願軍的人數可能就達到一二百人，在這樣一個龐大的、正在流失的英雄群體內，深深埋藏着「新中國第一聲吶喊」的悲壯故事，我們亟需搶救的也正是一個民族的歷史財富。

「我參戰是為了人民，現在也只希望人民能記住這段歷史。」

老兵心聲

少將學者呼籲扶助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于珈琳、馬琳、高麗丹 報道）一位民間抗美援朝紀念活動的組織者的一番話讓人五味陳雜：「我們今年在丹東和赴朝鮮的紀念活動吸引了很多老志願軍參加，其中很多人經濟條件並不允許，都是借錢趕來參加的……」對此，羅援少將亦曾說，我們在紀念先人的時候，不應該忘記那些曾經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老兵，應該給予他們必要的扶助。

中國第一個研究抗美援朝精神的群體性學術團體——抗美援朝精神研究會的編輯宋群基告訴記者，「我們現在急於『搶救遺產』——越來越少的在世老兵資源……」

84歲的馮南育是隨第一批志願軍進入朝鮮的戰地記者，退休後，馮老一直致力於抗美援朝精神的研究。他表示，更多的老志願軍由於種種原因，如因證件遺失難享優待等，後半生生活清貧，住舊區、拆遷房、擠養老院，而我們更加難以想像，未被尋找到的老志願軍在中國還有多少，他們晚年的保障在哪裡？

事實上，社會上對於改善抗美援朝老兵待遇的呼籲聲從來沒有停止過。2010年兩會期間，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羅援少將提出建議，各地應該憑弔志願軍烈士陵園，要緬懷我們的先烈。一些地方政府應該優撫這些志願軍的老戰士，對他們表示慰問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、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給他們一些幫助，把溫暖送到他們身上。

告慰「最可愛的人」

記者手記

抗美援朝的戰火硝煙，已經隱入歷史的深處；曾經用鮮血贏得勝利的老戰士們，也走入耄耋之年。如今，他們的境況如何？

採訪中，記者了解到，並非所有的老戰士都晚景幸福，其中不少人傷病纏身，靠家人照料度日；甚至有人掙扎在溫飽線上，逢年過節都無人噓寒問暖……在當下中國日益富強的耀眼光芒下，他們風燭殘年的背影令人唏噓不已。

抗美援朝戰爭，被譽為「新中國大國地位奠基之戰」，更讓西方列強領教了中國軍隊是硬骨頭。而作為抗美援朝戰爭史詩中最後的生命載體，老英雄們頭上耀眼的光環與現實的冰冷形成巨大反差，讓我們無地自容。

事實上，許多國家對老兵們

都有特殊的優撫政策。在俄羅斯，二戰老戰士在重要周年紀念日享受免費的火車和飛機旅行，甚至有權享受國家住房；在美國，退役老兵可以收到總統親筆簽名的生日賀卡……

反觀中國，雖然中央政府也對抗美援朝老兵制定了相關的優撫政策，但實施卻差強人意，不少人被遺忘在政策的死角。而對革命英雄主義的集體無意識，更讓人對我們民族是否精神上缺鈣產生疑慮。

就像老兵尹吉先所說的，「我參戰是為了

人民，現在也只希望人民能記住這段歷史」。我切身感到，老戰士不怕犧牲，怕的是我們遺忘歷史，而忘記歷史，終究會被歷史所遺忘。

60年前，作家魏巍在朝鮮戰場寫下膾炙人口的《誰是最可愛的人》。今天，我們重溫那感人至深的文字，重溫那段歷史，就是對無數長眠於異邦的英雄們最好的紀念！

記者馬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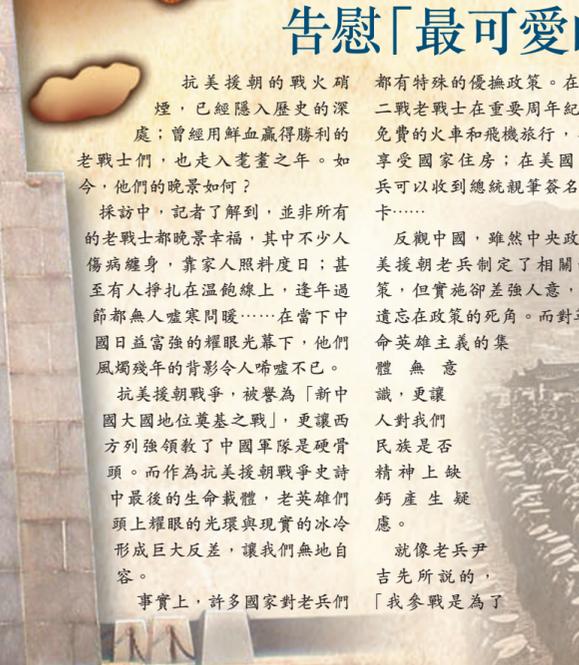
「回國後，我無家可歸了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于珈琳、馬琳、高麗丹 報道）記者在採訪期間，所碰到能從當年殘酷的戰場上存活下來的老戰士，大多數都曾負過傷，他們有的靠子女的救濟勉強維持生活，有的由於子女外出打工謀生而無所依靠，這些七八十歲白髮蒼蒼的老人，如今不少是風燭殘年、晚景艱難。

家在瀋陽的抗美援朝老兵陳建國老先生，已是84歲高齡了。因年事已高，他不能下床，由兒子引記者進門。採訪過程中，老人也只能倚靠在床頭，怔怔看着來者，一字一頓的應答。床頭，是架起的氧氣罐和成摞的藥品。

「我是從山西當的兵，回來時就沒有了家了，無家可歸了。」濃濃的山西腔，透着小小離家終未歸的悲愴。他的兒子說，「1953年戰爭結束後，他回國時父母親都去世了，就直接來了瀋陽，回山西也沒意義了。」戰爭，讓當年的多少家庭承受離別之痛。戰爭之外，最令老人欣慰的，就只有珍藏至今的立功證和功勳章了。

相比之下，現居北京的尹吉先老人居住的房子雖不大，但有大兒子照顧，生活狀況算是不錯。但憶起了去年去山東探訪過的老戰友姜維禮，老人傷感的說，「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，這些老戰友失去了勞動能力，他們很多癱瘓在床需要人護理，這些人應該有個基本的生活來源。」「最起碼過年過節看看，但是到現在，沒多少人去看過。」



戰爭勝利後，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官兵在回國前，向安息在朝鮮國土上的烈士告別。